

醫

貫

醫貫卷之五

先天要論

下

齒論

眼齒口耳諸雜症必須詳看準繩趙氏只補用六味八味耳他無發明

素問云男子八歲腎氣實而齒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則齒稿八八而齒去矣女子亦然以七爲數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髓之所養也凡齒屬腎上下齟屬陽明上齟痛喜寒而惡熱取足陽明胃下齟痛喜熱而惡寒取手陽明大腸凡

動搖袒脫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狀者皆屬腎經曰腎熱者色黑而齒稿又曰少陰經病者面黑齒長而垢其蟲疳斷腫不動潰爛痛穢者皆屬陽明或諸經錯雜之邪與外因爲患俱分虛實而治腎經虛寒者安腎丸還少丹重則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時大寒犯腦連頭痛齒牙動搖疼痛者此太陽並少陰傷寒也仲景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凡腎虛者多有之如齒痛搖動肢體倦怠飲食少思者脾腎

虧損之症用安腎丸補中益氣並服如喜寒惡熱者乃胃血傷也清胃湯若惡寒喜熱者胃氣傷也補中益氣湯

齒痛責陽明者十之六七責腎陰者十之三
四若腎寒須服大熱者十一而已亦有因多服熱藥及誤做坐功而致齒痛者

凡齒痛遇勞卽發或午後甚者或口渴面鰲或遺精者皆脾腎虛熱補中益氣用六味丸或十全大補湯

若齒斷腫痛炊連頤頰此胃經風熱用犀角升

麻湯

若善飲者齒痛頤頰炊腫此胃經濕熱清胃湯
加葛根或解醒湯

海藏云牙齒等齩臭穢不可近數年不愈當作
陽明畜血治桃仁承氣爲細末蜜丸服之好飲
者多此症屢服有效

凡小兒行遲語遲齒遲及顙門開者皆先天母
氣之腎衰須腎氣丸爲主

固齒方

雄鼠骨 當歸 沒石子 熟地 榆皮

青鹽

細辛

各等分

右研爲細末綿紙裹成條扱牙床上則永固不落矣嘗有人齒縫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黃加骨碎補大劑一服卽瘥間有不瘥者腎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

也輕則用補中益氣重則用六君子湯飲食少
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用人參理中湯手足
逆冷肚腹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補
熱內熱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
味麥冬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
用八味丸日晡發熱或從臍腹起陰虛也用四
物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更加門
冬一味
妙甚則
加附子若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不時
而動或無定處或從脚起乃無根火也亦用前

九及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
調抹湧泉穴若槩用寒涼損傷生氣爲害匪輕
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
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逆而承之
反爲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爲口瘡
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
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草補
其土姜附散其寒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聖濟總錄有元藏虛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

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細辛末蘇木湯調塗舌上有用當歸附子蜜炙含嚥若此之類皆治龍火上迫心肺之陽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歸原也

耳論

耳者腎之竅足少陰之所主人身十二經絡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其餘十經絡皆入於耳惟腎開竅於耳故治耳者以腎爲主或曰心亦開竅於耳何也蓋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

耳此腎爲耳竅之主心爲耳竅之客爾以五藏
開於五部分陰陽言之在腎肝居陰故耳目二
竅陰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陽故口鼻舌三竅陽
精主之靈樞云腎氣通乎耳腎和則能聞五音
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
之氣入於耳者皆足以亂其聰明而致於聾聵
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
異左腎爲陰主精右腎爲陽主氣精不足氣有
餘則聾爲虛若其人瘦而色黑筋健骨壯此精

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爲實乃高壽之兆也
二者皆稟所致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
知調和七損八益之道早衰之節也其年未五
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是可畏也其症耳聾面
頰黑者爲脫精腎憊用安腎丸八味丸菴蓉丸
薯蕷丸選而用之若腎經虛火面赤口乾痰盛
內熱者六味丸主之此論陰虛者也至於陽虛
者亦有耳聾經曰清陽出上竅胃氣者清氣元
氣春升之氣也同出而異名也今人飲食勞倦

脾胃之氣一虛不能上升而下流於腎肝故陽

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昧

陽氣地氣二句不明白

邪害空竅

令人耳目不明此陽虛耳聾須補中益氣湯有能調養得所氣血和平則其聾漸輕若不知自節日就煩勞卽爲久聾之症矣

又有因虛而外邪乘襲者如傷寒邪入少陽則耳聾脇痛之類當各經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鳴耳痒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者多不可專作火與外

邪治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
按之而愈鳴者實也王節齋云耳鳴盛如蟬或
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爲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症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必多慾當見勞怯等症惟薛立齋詳分縷析云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

梔柴胡若中風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
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
胆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湯
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
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若
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口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
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耳中聞聞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脰瘦
耳數鳴宜地黃丸

腎虛耳內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
墜氣補腎用正元飲燕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
藏風耳鳴夜間睡著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
耳內覺風吹奇痒宜黃芪丸腎者宗脈所聚耳
爲之竅血氣不足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
耳氣與之搏故爲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
枳殼橘紅紫蘇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風邪
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耳中聳聒耳鳴耳聾
內有汚血宜柴胡聰耳湯

其餘耳痛耳痒耳腫等症與薛氏論相參用之
丹鉛續錄云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
服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爲君虛
損服之曷不觀易之坎爲耳痛坎水藏在腎開
竅於耳而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耳痛氣陽運
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
故坎爲血卦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良
愈

聖惠云有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

愈此乃腎藏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
宜服透冰丹勿飲酒啖濕麵雞猪之屬能盡一
月爲佳不能戒無效

耳瘡論

羅謙甫云耳內生瘡者爲足少陰腎經也其氣
通於耳其經虛風熱乘之隨脈入於耳與氣相
搏故令耳門生瘡也曾青散主之黃連散亦可
內服黍粘子湯

薛氏云耳瘡屬手少陽三焦經或足厥陰肝經

血虛風熱或肝經暴火風熱或腎經風火等因
若發熱炊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
若內熱痒痛屬前二經血虛用當歸川芎散若
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
若內熱口乾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如不
應用加減八味丸餘隨症治之

耳聾卽停耳用紅綿散麝香散內服柴胡聰耳
湯通氣散如壯盛之人積熱上攻膿水不瘥紅
綿散麝香散不宜用收斂太過也宜三黃散効

有一小兒患耳膿經年累月服藥不效殊不知此腎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黃芪丸方

黃芪 一兩

沙苑蒺藜 炒

羌活 各半兩

黑附子

大一

個 羯羊腎

一對焙乾

右爲細末酒糊丸如桐子每服四十丸空

心食前煨蔥鹽湯下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乾聃耳鳴致聾

柴胡 三錢

連翹 四錢

水蛭 半錢炒

另研

蝨蟲

三個去翅足研

麝香

少許研

當歸身

人參

炙甘草

各一錢

右除另研外以水二盞姜三片煎至一盞

少熱下水蛭等末再煎一二沸食少遠熱

服

透冰散

川大黃

去粗皮

山梔子

去皮

蔓荊子

去白皮

白茯苓

去皮

益智子

去皮

葳靈仙

去蘆頭洗焙乾

白芷

各半兩

香墨

燒醋淬乾細研

麝香

研一錢

茯神

去木半兩

川烏

二兩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乾用鹽炒

天麻

去苗

仙靈脾葉

洗焙

右為細末煉蜜和如麥飯相似以真酥塗

杵臼搗萬杵如乾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劑

每服旋丸如梧子大用薄荷自然汁同溫

酒化下兩丸如卒中風涎潮昏塞煎皂莢

白礬湯溫化兩丸

蟲入耳痛將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內

蟲即出而愈

不可不知

有一人耳內不時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
診於立齋先生診之六脈皆安非瘡也話間痛
忽作予度其有蟲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
蟲遂不復痛或用麻油滴之則蟲死難出或用
炒芝蔴枕之則蟲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消渴論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
於肺傳於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湯加人參治之
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

口乾飲水多食饑虛癰成消中者是也以調胃
承氣湯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
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丸治
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詳別如此余又有一說焉
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
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
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
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
腎爲急

此其獨得之言

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九隨

症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白虎承氣皆非所治也

婁全善云肺病本於腎虛腎虛則心寡於畏妄行陵肺而移熱與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補腎救肺後人因名之腎消也

總錄謂不能食而渴者末傳中滿能食而渴者必發腦疽背癰蓋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澆灌四旁與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敷

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穀自救若概用寒涼瀉火藥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末傳鼓脹耶惟七味白朮散人參生脈散之類恣意多飲復以八味丸滋其化原纔是治法及能食而渴發疽者乃肥貴人膏粱之疾也數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氣轉溢而爲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金石藥其性慄悍能助燥熱經云治之以藺消陳積也亦不用寒涼及發癰疽者何也經曰膏粱之變

僥生大疔此之謂也其腎消而亦有腦疽背癰
者蓋腎主骨腦者髓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所
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爲癰疽
其瘡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甚則或黑或紫火
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或峻補其陰亦
可救

或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
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蓋心肺位近
宜制小其服

此可悟東垣
立方之妙

腎肝位遠宜制大其

服。知此則茯苓澤瀉之義可見。

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緩而

治之。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飲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處方之制存乎人之通變耳。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

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漚稿禾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味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將痊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脚軟

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
遂獻加減地黃方諸醫大笑云此藥若能止渴
我輩當不復業醫矣皆用木瓜紫蘇烏梅人參
茯苓百藥煎等生津液之藥止之而渴愈甚數
劑之後茫無功效不得已而用余前方三日渴
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氣血亦壯飲食
加倍強健過於少壯之年蓋用此藥非予敢自
執鄙見實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屢用有驗故

詳著之

是此老不忘法乳之恩語

使有渴疾者信其言專志

服餌取效無爲庸醫所惑庶廣前人之志久服

輕身耳目聰明令人光澤

本註內北五味最爲得力獨能補腎水平

補降心氣其肉桂一味不可廢若去肉桂服亦不應

一男子患此欲治以前丸彼謂肉桂性熱乃易

黃栢知母等藥渴不止發背疽而歿

庸淺多此說是地黃

丸之賊也

夫肉桂腎經藥也前症乃腎經虛火炎上

無制爲患用桂導引諸藥以補之及引虛火歸

原故有效成無已云桂猶圭也引導陽氣若執

以使此等語在古人亦屬附會猶使民戰栗之說也不必援引爲實木名豈定爲用藥取義哉

若夫上消者謂心移熱於肺中消者謂內虛胃熱皆認火熱爲患故或以白虎或以承氣卒致不救總是下焦命門火不歸元遊於肺則爲上消遊於胃卽爲中消以八味腎氣丸引火歸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濟氣上薰蒸肺受濕氣而渴疾愈矣

有一等渴欲引飲但飲水不過一二口卽厭少

頃復渴飲亦不過若此但不若消渴者飲水無厭也此是中氣虛寒寒水泛上逼其浮遊之火於咽喉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得至中焦以水見水正其所惡也治法如面紅煩燥者理中湯送八味丸

予用附子理中加麥冬五味亦效

又有一等口欲飲水但飲下少頃即吐吐出少頃復求飲藥食毫不能下此是陰盛格陽腎經傷寒之症仲景以白通湯加人尿胆汁熱藥冷探之法一服即愈女人多此症

本註陶節菴名曰回陽反本湯

二條是推廣滑理當另看會通此是猝下病與消渴無涉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症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中滿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略皆脾腎兩虛所致海藏云夫水氣者乃胃土不能制腎水水逆而上行傳入於肺故令人腫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強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轉故胃愈虛食不滋味則發而不能制也莫

若行其所無事則爲上計何今之人不知此等
高論舉手便以爲水腫用內經去菀陳莖開鬼
門潔淨府之法治之如舟車丸禹功散之類若
真知其爲水濕之氣客於中焦侵於皮膚皮膚
中如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隨起者以前藥一服
而退今俗人所謂黃病又有若久病大病後或
曰河白者皆此症也傷寒瘧痢後女人產後小兒痘後與夫元氣素
弱者槩以前法施之脾氣愈泄愈虛不可復救
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爲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

君子湯溫補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未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似深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今人之治腎

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問
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爲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
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
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膈脹
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
也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
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經在上者布膻中散絡心
包在下者出於委陽上絡膀胱上佐天道之施

化下佐地道之發生與手厥陰爲表裏以應諸經之使者也是故腎虛者下焦之火虛也宣明五氣論云下焦溢爲水以水注之所氣窒而不瀉則溢而爲水也經曰三焦病者氣滿小腹充堅不得小便溢則水留而爲脹惟張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毋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載於金匱玉函

白茯苓

三兩

附子

五錢

川牛膝

一兩

肉桂

一兩

澤瀉

一兩

車前子

一兩

山藥

一兩

山茱萸

一兩

牡丹皮

二兩

熟地

四兩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
內八味丸爲主以補腎中之火則三焦有所稟
命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腎氣不虛而能行水矣
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
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子二味最

爲切當考之本草云車前子雖利小便而不走氣與茯苓同功強陰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溺補中續絕壯陽益精病人虛損加而用之方見金匱要略故名金匱腎氣丸

前所論症治乃脾腎兩虛者至純是脾虛之症旣以參芪四君爲主亦須八味丸兼補命門之火蓋脾土非命門火不能生此虛則補母之義不可不知

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其症腹大臍腫腰痛兩

足先腫小水短澁喘嗽有痰不得卧甚至頭面
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
醫見形腫氣喘水症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
而益甚殊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
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
甚則爲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爲跗腫隨
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爲五臟之脹皆相火泛
濫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
劑服之

予曾用之未効加
牛膝車前卽應

親試有驗故錄

又有一等火鬱者其症口苦脇痛惡寒目黃面黃嘔酸等症須用逍遙散舒其鬱繼以六味腎氣滋其陰亦禁用分利此症最難治當參丹溪諸法蓋病形未見人皆忽之及病形已見則臟已敗矣故難治也

噎膈論

噎膈翻胃關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異治宜區別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饑欲得食但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卽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無不消化不復出矣

惟男子年高者有之少無噎膈 翻胃者飲食
倍常盡入於胃矣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
時而吐或積至一日一夜腹中脹悶不可忍而
復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
胃男女老少皆有之 關格者粒米不欲食渴
喜茶飲飲之少頃卽出復求飲復吐飲之以藥
熱藥入口則卽出冷藥過時而出大小便秘名
曰關格關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惟
女子多此症

論噎膈丹溪謂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積而爲痰爲飲被劫時暫得快不久復作前藥再行積成其熱血液衰耗胃腕乾稿其稿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稿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內節七情飲食自饗滋血生津以潤腸胃則金無畏火之災腎有生水之漸氣清血和則脾氣運

健而食消傳化矣丹溪之論甚妙但噎膈翻胃

分別欠明

丹溪合而爲一固爲未盡趙氏竟以噎膈爲上腕乾稿不納食而以嘔吐

歸之反胃則亦不盡其理噎膈亦有食久而出者但不同於反胃之每食必出反胃止吐原物有食必盡噎膈則或食或痰或白沫酸水或多或少或初病不吐而久之屢作或吐出糟粕非痰非血非食若醬汁然者此

上腕下腕枯稿皆噎膈也

余獨喜其火熱炎

上之化腎有生水之漸二句深中病原惜其見猶未真以潤血爲主而不直探腎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類加之竹瀝韭汁化痰化淤皆治標而不治本也豈知內經原

無多語唯曰三陽結謂之隔

知其爲三陽結則丹溪自有深義未

可盡非也

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結熱也大腸

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結則

液燥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

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

亦

蓋腎病但窮必及腎耳

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

膀胱爲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煎津

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

直犯清道上冲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

爲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

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

投故可入

亦未暢厥古

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

上騰也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

理亦未盡

渣滓消盡

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此症多是男子年高五

十以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絕色慾潛問其由又

諱疾忌醫曰近來心事不美多有鬱氣而然予

意鬱固有之或以鬱故而爲消愁解悶之事不

能無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真

已絕只有孤陽只以養陰爲主王太僕云食入
卽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
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褚侍中云上病療下
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
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滋味可也
若曰溫胃胃本不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若曰
開鬱香燥之品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
辨駁分明河間劉氏下以承氣亦有妙理新墅
千古至論殆子於傷寒論悟其法一服而愈又
變通作五以治沈子明之膈亦效鹹寒損胃

津液愈竭無如補陰焰光自滅世俗不明余特
詳揭

論反胃金匱要略云跌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
濇則爲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
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閱函史列傳有一醫案
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中晨皆出不化醫以
暖胃藥投之罔效脈甚微而弱有國工視之揆
諸醫所用藥無遠於病而不效心歎然未有以
悟也讀東垣書謂吐有三症氣積寒也上焦吐

者從氣中焦吐者從積下焦從寒今脈沉而遲
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
也法當通其腸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焦散
其寒徐以中焦藥和之而愈觀此可見下焦吐
者乃命門火衰釜底無薪不能蒸腐胃中水穀
腹中脹滿不得不吐也王太僕所謂食久反出
是無火也是矣益火之原先以八味丸補命門
之火以扶土母徐以附子理中湯理中焦萬舉
萬全不知出此徒以山查神麴平胃化食速其

亡也

此症則王太僕之論爲的壯水之主益火之
原二法隨症並用趙氏分噎膈爲無水反胃
爲無火非也噎膈但不能食耳反
胃必吐卽出久出以遲速分也

論關格者忽然而來乃暴病也大小便秘渴飲
水漿少頃則吐又飲又吐唇燥眼珠微紅面赤
或不赤甚者或心痛或不痛自病起粒米不思
滴水不得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數日後脈亦
沉伏此寒從少陰腎經而入陰盛於下逼陽於
上謂之格陽之症名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

命而死矣須以仲景白通湯用內經寒因熱用
之法經曰若調寒熱之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
服下咽之後冷性既除熱性始發由是病氣隨
愈嘔噦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
胆汁鹹苦寒之物於白通湯中要其氣相從可
以去拒格之寒也服藥後脈漸出者生脈乍出
者死陶節菴殺車槌中有回陽反本湯極妙愈
後須以八味丸常服不再發

經但有開格之脈未嘗有關格病名趙氏以
暴感嘔逆之症強屬之耳

又有一種肝火之症亦嘔而不入但所嘔者酸水或苦水或青藍水唯大小便不秘亦有乍秘乍洩者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鬱木鬱之症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須用萊連濃煎細細呷之再服道遙散而愈愈後須以六味丸調理

此條當併入噎膈條下則明析矣

瀉利并大便不通論

瀉利專責脾此庸論也更進而補腎補心曰火生土亦就庸論深一步耳不知瀉利有不止脾者觀趙以德之言亦可見一斑矣

藏府瀉利其症多端大抵皆因脾胃而作東垣先生製脾胃論一篇專以補中益氣湯升提清氣爲主其間治脾泄之症庶無餘蘊矣特未及乎腎泄也渠只重此旨是故以其濕也利水以分之以其風也助風以平之以其實也下之以其虛也補之寒則溫之熱則清之有食者化之有積者祛之凡五行之相勝與六氣之加臨莫不以生尅制化之法治之然而經年經月不得一効者何耶仲景云下利不止醫以理中湯與之利

蓋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當以理下
焦法則愈矣昔趙以德有云予聞先師言泄瀉
之病其類多端得於六淫五邪飲食所傷之外
復有雜合之邪似難執一法而治乃見先師治
氣暴脫而虛頓泄不知人事口眼俱閉呼吸甚
微幾欲絕者急灸氣海飲人參膏十餘斤而愈
治積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腸之氣不固者湧出
上焦之痰則肺氣下降而大腸之虛自復矣治
憂思太過脾氣結而不能升舉陷入下焦而成

泄瀉者開其鬱結補其脾胃使穀氣升發也治陰虛而腎不能司禁固之權者峻補其腎而愈

也凡此之類甚多

此數條甚有精義更充廣之其變無窮固不止脾腎可了

也因問先生治病何神也先生曰無他圓機活

法內經熟自得之矣

經曰腎主大小便又曰腎司開闔又曰腎開竅於二陰可見腎不但主小便而大便秘之能開而復能閉者腎操權也今腎既虛衰則命門之火熄矣火熄則水獨治故令人多水瀉不止其瀉

每在五更天將明時必洞泄二三次此其故何也蓋腎屬水其位在北於時爲亥子五更之時

正亥子水旺之時故特甚也惟八味丸

四神丸爲正

以補真陰則腎中之水火既濟而開闔之權得宜况命門之火旺火能生土而脾益強矣故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腎泄之神方不可不考也考之薛案云脾胃虛寒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肉果補骨脂若脾氣虛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若命門火衰脾土

虛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胃氣血俱虛者用十全大補湯吞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閉澀或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爲脾腎虧損宜金匱加減腎氣丸

秦越人難經有五泄之分曰胃泄脾泄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夫所謂大瘕泄者卽腎泄也註云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世人不
知此症誤爲滯下治之禍不旋踵
太陰 滯下卽今所謂痢疾也
此是腎虛之症欲去不去似痢非痢似虛勞

而非虛努蓋痢疾後重爲邪壓大腸墜下故大腸不能升舉而重治以大黃枳榔輩瀉其所壓之邪而愈又有久瀉大腸虛滑元氣下陷不能自收而重乃用粟殼等澁劑以固其脫升其墜而愈其虛坐努責此痢後積已去盡無便而但虛坐耳此爲亡血過加倍用歸芎以和之而愈

辨析分明并入後痢疾篇看

惟腎虛後重者亦數至圜而不能

能便必莖中痛或大便不能得而小便先行而澁或欲小便而大便反欲去而痛獨褚氏精血

論中云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須以補中益氣湯倍升麻送四神丸又以八味丸料加五味吳萸補骨脂肉豆蔻多服乃痊此等症候以痢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斃者不可枚舉腎既主大小便而司開闔故大小便不禁者責之腎卽此推之然則大便不通者獨非腎乎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腎氣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從容車前子茯苓之屬補其

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奏理致津液而潤其燥
潔古云臟腑之秘不可一槩治療有熱秘有冷

秘實秘虛秘風秘氣秘老人與產後

產後竟有秘數十日

者勿亟通之

及發汗利小便過多病後氣血未復者

皆能成秘禁用芒硝大黃巴豆牽牛等藥世人
但知熱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氣橫於腸胃凝
陰固結津液不通胃氣閉塞其人腸內氣攻喜
熱惡冷宜以八味丸料大劑煎之冷飲即愈或
局方半硫丸礞生薑調乳香下之或海藏已寒

九俱效海藏云已寒九雖熱得芍藥茴香潤劑引而下之陰得陽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陽冰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九更妙也東垣云腎主五液津液盛則大便如常若餽飽勞役損胃氣及食辛熱厚味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真陰津液虧少故大腸結燥又有老年氣虛津液衰少而結者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也予嘗體法東垣之論不用東垣之方如潤腸九潤燥湯通幽散之類俱不用惟用六味九料煎服自

愈如熱秘而又兼氣虛者以前湯內加參芪各五錢立愈此因氣虛不能推送陰虛不能濡潤故耳已上治法余嘗試而必驗且不犯大黃桃仁枳殼等破氣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無秘結故表而出之

或問曰何不用四物湯曰四物湯特能補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難經曰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又曰腎主五液津液皆腎水所化與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湯或又曰如乾結之甚硝黃

亦可暫用否曰承氣湯用硝黃乃爲傷寒從表入裏寒變爲熱熱入三陰恐腎乾枯故用硝黃以逐外邪急救腎水予獨禁用者乃是老人虛人及病後人腎水原不足以致乾枯若再用硝黃等藥以下之是虛其虛也今日雖取一時之快來日必愈結再下之後日雖鐵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當勸慰之勿得性急自取危殆况老人後門固者壽考之徵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無虞

小便不通并不禁論

洩溺不通匪細故也小腹急痛狀如覆碗奔迫難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嘔名曰關格又日不通而斃矣今人一見此症却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斃若鹽熨丹田蝼蛄田螺罨臍之法抑末也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輪膀胱者亦用五苓滲泄之若六府客熱轉於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氣迫閉塞升降不通

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氣上竅開而下竅通也。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液出焉、可見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氣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熱藥太過、消盡肺陰、氣所不化、用黃連解毒而通者、有用茯苓陳皮甘草湯、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氣化之驗也、已上治法、皆有餘之症、謂膀胱中原有水、或爲熱結、或氣閉、有水

可通而通之也。至於不足之症，乃虛勞汗多，五
內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原無水，積
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已窮而益窮矣。故
東垣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辨之。如
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上焦氣分，水生於金，肺熱
則是清化之源絕矣。當於肺之分助其秋令，水
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降，須用清金之藥，如
生脈散之類爲當。又有脾虛者，蓋因飲食失節，
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經所謂脾胃一虛，令人九

竅不通用補中益氣湯以參芪甘溫之品先調其胃氣以升柴從九原之下而提之則清升而濁自降矣清肺者隔二之治也補脾者隔三之治也東垣虛則補母之妙用類如此此皆滋後天之化原者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下焦血分下焦者腎與膀胱也乃陰中之陰陰受熱秘塞其下流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若淡滲之藥乃陽中之陰非純陰之劑陽何以化須用滋腎丸此氣味俱陰乃陰中之陰

也東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脹如鼓膝已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便秘危急者精思夜半而得之投之卽愈此是陰虛陽無以化也蓋至於真陽真陰虛者東垣未之論如有真陰虛者惟六味地黃以補腎水滋腎丸又所當禁黃栢知母恐其苦寒泄水又忌淡味滲泄之藥有真陽虛者須八味丸褚氏云陰已萎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如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

愈便則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似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兔絲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若至於轉筋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產後急用八味丸料煎飲緩則不救或疑桂附辛熱不敢輕用豈知腎氣虛寒水寒冰凍之義得熱則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直達膀胱而使雪消春水來耶

丹溪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藥太

過遂致秘塞點滴不出。予以其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藥，損其腎氣，遂致通後遺尿，一夜不止。急補其腎，然後已。凡醫之治是症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劑，誰能固其腎氣之虛哉？予特表之以爲戒。

後若有善法丹溪者，已明知其肺虛矣，乃以補中益氣湯送腎氣丸，豈不上下相須，子母相益耶？靈樞言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其病虛則欠，缺小便遺數，肺爲上焦，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腎

又上連肺，故將兩臟是子母也。母虛子亦虛，自然之理。東垣云：小便遺失，肺金虛也。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大補之，不愈當責之腎。經曰：膀胱不約爲遺尿。仲景云：下焦竭則遺溺失便。又云：下焦不歸則遺洩。蓋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洩小便。下焦不歸其部，不能約制洩便，故遺溺。大抵天暖衣厚則多汗，天冷衣薄則多溺。多溺者寒也。天暖衣厚則氣上升，故多汗。天冷衣薄，則氣下迫，故多溺。至於不禁，虛寒之甚，非八

味丸不効。古方如兔絲子丸、鹿茸散、二氣丹俱
可選用。戴氏云：睡著遺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
無禁而然。宜大兔絲子丸、猪胞炙碎煎湯下。凡
遺尿皆屬虛。劉河間謂熱甚，客於腎部，干於足
厥陰之經，挺孔鬱結，甚而氣血不能宣通，則痿
痺神無所用，故津液滲入膀胱而旋溺遺失，不
能收禁也。卽內經滯氣遺溺，痺聚在腎，此係熱
症，不可不知。考之薛按，有因勞發熱作渴，小便
自遺，或時閉濇，余作肝火血虛陰挺不能約制。

午前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午後六味九月
餘悉退

大抵不禁之病虛火多而實熱少倘以虛症悞
投瀉火頃刻危殆慎之慎之

夢遺并精滑論

此症專責腎虛亦是恒論其實他經府
藏皆能令遺滑槩以腎治未必驗也

治以腎肝爲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
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
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

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
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疎泄是故腎之陰虛
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
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卽泄矣或問曰何故不
爲他夢而偏多淫夢耶曰靈樞經淫邪發夢篇
云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者泄精之
竅主宗筋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之筋與夫衝
任督三脈之所會諸筋皆結聚於陰器觀此便知其非
一經一藏之病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強

於作用者此皆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內不與
陰氣合則精不泄一接內與陰相合則三焦上
下內外之火翕然而下從百體立府悉開其滋
生之精盡趨於陰器以泄而腎不藏矣若其人
元精堅固者淫氣不能搖久戰而尚不泄況於
夢乎縱相火動而成宵夢夢亦不遺此謂陰平
陽秘無病之人也今人先天稟賦原虛兼之色
慾過度以致腎陰衰憊陰虛則相火動相火之
系上係於心爲君火感物而動動則相火翕然

而隨雖不交會而精已離其位卽客於陰器間
矣夜臥時當所寄之相火一遇與接內時與陰
氣相合同故臥而卽夢夢而卽遺也若腎不虛
則無復是夢夢亦不遺矣故治是症者先以腎
肝爲主或問曰陰虛火動而夢遺服丹溪補陰
丸以滋陰降火則症與藥相對每依法服之而
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陰之本意也蓋丹
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腎氣丸爲滋陰之要藥也
今人不曾其意以黃柏知母爲君槩用坎離固

本之類凡此俱是沉寒瀉火之劑苦寒極能瀉水腎有補而無瀉焉能有裨於陰哉獨薛立齋發明丹溪之所未發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有用心過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前丸為主而兼用歸脾湯

此用心過度
主治之方

有命門火衰元精脫陷玉

關不閉者急用八味丸或金鎖正元丹以壯真

陽使之涵乎陰精而不洩此其大略也

昔趙以德云予治鄭魯叔二十餘歲攻舉子業
四鼓猶未臥遂成此病臥間玉莖但著被與腿
便夢交接脫精懸空則不夢飲食日減倦怠少
氣此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歸肝
腎水不足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
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
作接內之夢於是上補心安神中調脾胃升其
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安

昔吳茱山有治遺精得法論治一男子因病後
用心過度遂成夢遺之患多痰瘦削諸醫以清
心蓮子飲久服無效余診其脈緊滿知冷藥利
水之劑太過致使腎氣獨降服此愈劇矣予以
升提之法升提之義甚妙趙氏喜下文坎離陰
陽之合其說而引之實未盡升提之
奧升坎水而濟於離火降陽氣而滋陰血次用
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不踰月而愈因思夢遺
多端難作一途而治有因用心積熱而泄者有
因多服門冬茯苓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藥而